

卡夫卡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专栏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

——卡夫卡逝世百年纪念

曾艳兵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百年前的今天卡夫卡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他却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厚重的文学遗产。卡夫卡用其短促的一生构建了一座宏伟的文字“城堡”。这座城堡就是一个象征符号,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身心开放的写作,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就是卡夫卡内心深处的“城堡”。城堡还是骑士歌手的一首悠长情歌,歌者尽情歌颂爱情,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爱情的终点。城堡也是犹太人的“迦南之地”,归属之乡,当然也是一个属于普通人的安全的小家和一份稳固的工作。城堡就是一座迷宫。一座意义丰富多变并充满悖论的“城堡”,就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小说。

关键词:卡夫卡;城堡;象征符号;骑士情歌;犹太家园

中图分类号:I52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5-0052-11

0 引言

1924年6月3日,在奥地利的基尔林疗养院,卡夫卡午夜时睡着了。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朵拉坐在他床边,“观察着他胸部缓慢的起伏,研究他的侧影,他那瘦削的长鼻子、高高的颧骨、深陷的眼睛剪出的鲜亮的轮廓”(迪亚曼特,2012:1)。清晨克洛普施托克借故支走了朵拉,不让朵拉看到卡夫卡死亡前的剧痛。朵拉回到病房时卡夫卡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朵拉轻声地呼唤他,卡夫卡再次醒过来,微微睁开眼睛,露出微笑。“朵拉抱着他,伴他渐渐离开。她感觉他的心脏虚弱的跳动变慢,然后停止,感觉最后一丝呼吸离开他那衰弱的躯体。卡夫卡的痛苦结束了,而她的,才开始。”(迪亚曼特,2012:183)一百年

收稿日期:2024-0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21&ZD27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17AW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艳兵,男,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注重卡夫卡研究。

引用格式:曾艳兵.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卡夫卡逝世百年纪念[J].外国语文,2024(5):52-62.

前的今天卡夫卡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他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是那么丰富厚重,以致全世界的读者都在怀念他、纪念他,卡夫卡几乎无处不在。“在卡夫卡及其身后越来越多步其文学风格的作家和作品里,有着记忆和遗忘的交织,也有言说与静默的共振,如普利莫·莱维对但丁的模仿,还有保罗·策兰对卡夫卡的继承。”(丹穆若什,2024:85)卡夫卡用41年短促的一生构建了一座宏伟的文字“城堡”,它历经百年风风雨雨,就像远方的灯塔,始终屹立不倒。

1 城堡:一个象征符号

卡夫卡是20世纪最重要、最具有原创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城堡》则是卡夫卡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城堡》之于卡夫卡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就是那个写作《城堡》的作家,《城堡》就是最具有卡夫卡式特征的小说。“《城堡》是卡夫卡创作风格成熟和定型的标志,在哪个意义上讲都堪称作者的‘压轴之作’。”(卡夫卡,2015-3:1)像卡夫卡许多其他作品一样,《城堡》并没有写完。小说未完成的特征就像小说的中心题旨一样,达到了未完成性的完美统一。卡夫卡在留给布罗德的遗嘱中要求焚毁这些手稿残页,但布罗德却在1926年将 these 杂乱无序的手稿整理出版了。《城堡》出版后成为卡夫卡作品中被阐释最多而依然晦涩难解的作品。它对不同时代的每一位读者和研究者几乎都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卡夫卡创作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城堡》,因为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座“城堡”,每个人心中的“城堡”都能从卡夫卡那里找到映照。

中国当代女作家残雪曾被认为是“中国的卡夫卡”。她在读过卡夫卡后,“全身心的如醉如痴,恶意的复仇的快感,隐秘的,平息不了的情感激流。啊,那是怎样的一种高难度的精神操练和意志的挑战啊”(罗伯逊,2008:1)。在她看来,“那隐藏的、K一直拼死要进入的城堡,从来就属于K自己。只要世俗的挣扎还在进行,理念的城堡就不会消失”。理念的或者说理想的城堡属于我们每一个自己。“分裂给我们带来剧痛,精神的现实将我们逼到艺术家的极境之中,在此处我们便同卡夫卡相遇了。世纪末的钟声已经敲响了,如果我们不甘心死亡,那就只有奋起加入这场自我变革的事业,让被割裂的、僵死的肉体运动起来,焕发起来,踏上人生的万里征途,去追寻各自心中已有的,早就属于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城堡。”(罗伯逊,2008:4)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走进城堡不过是回归自己内心的城堡。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城堡》应该写于1922年初,当然也可能写于更早的时候,因为1922年3月15日,卡夫卡给布罗德朗读过《城堡》的开头部分。1922年9月11日,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写道:“看来我必须永远地撂下那个城堡故事了,自赴布拉格一周前发生那次‘崩溃’以来,再也无法衔接,尽管在普拉纳写下的篇章并不完全像你读的那么差。”

(7: 50)这表明卡夫卡此时停止了《城堡》的写作。卡夫卡疾病再次爆发,身心疲乏,体力和精力已经不济,写作《城堡》这样的鸿篇巨制已经难以为继了。卡夫卡不得不放弃《城堡》的写作。

就像《城堡》中的主人公 K 毕其一生之努力就是想进入城堡一样,一百年来卡夫卡的读者也想殚精竭虑地走近《城堡》,进入《城堡》,成为卡夫卡的朋友和知音;那些卡夫卡的评论家和研究者更是试图进入《城堡》的中心,洞察和把握《城堡》的精髓,揭示和阐发《城堡》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城堡》故事其实非常简单:K 深夜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他自称是城堡聘请来的土地测量员。城堡近在咫尺,但他却无法进入城堡,并且他越努力离城堡反而越远。他只能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转悠,想尽一切办法试图进入城堡,但城堡始终在那个他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小说没有写完,据布罗德说,卡夫卡曾经在他面前提及小说的结尾:“他(K)不放松斗争,但却终因心力衰竭而死去。在他弥留之际,村民们聚集在他周围,这时总算下达了城堡的决定,这决定虽然没有给予 K 在村中居住的合法权利,——但是考虑到某些其他情况,准许他在村里生活和工作。”(3: 335)

《城堡》中的城堡,“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式的豪华建筑,而是一座宽阔的宫苑,其中两层楼房为数不多,倒是有许许多多鳞次栉比的低矮建筑;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一座城堡,那么可能会以为它不过是一个小城镇”(3: 8-9)。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既不古老,也非新式;既不高大,也不豪华。它由许多低矮建筑组成,倒像是一个小城镇。卡夫卡的城堡究竟是怎样一座城堡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象征符号,或者说一个能指符号,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需求填入任何内容,或与之相对应的所指意义。这就是城堡的寓意。城堡的寓意是什么,始终是一个问题。这才应该是城堡的核心所在。一百年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却并没有统一确定的答案。

法国学者索拉写道:“《城堡》是一部寓言,我认为这部作品远远胜过他的其他作品。但是故事中并没有片言只语透露寓言的意义。它没有提供任何哲学的暗示;有的只是一系列不可理解的事件,文笔极其简明,写得非常令人信服。读者的心一下子被故事的荒诞性吸引住了,并想象出一幅与故事平行发展的梦境。”(叶廷芳, 1988: 45-46)《城堡》就是一部寓言,而且是一部没有明确寓意的寓言,或者说是一部失去了寓意的寓言。人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和意义理解和阐释《城堡》,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堡。城堡的大门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走近城堡,甚至走进城堡,但这座城堡或许只是你自己心中的城堡,而非卡夫卡的城堡。我们正是因为阅读卡夫卡的《城堡》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城堡,并走进内心的城堡。

卡夫卡城堡的建立不是为了使你接近城堡、抵达城堡,而是为了使你远离城堡,永远也

无法抵达城堡。城堡矗立在山头上,阴森庄严,朦胧虚幻,可望而不可即。当K来到山脚下的村庄时,城堡已经在眼前了。“K抵达的时候,夜色已深。村子被大雪覆盖着。城堡屹立在山冈上,在浓雾和黑暗的笼罩下,什么也看不见,连一丝灯光——这座巨大的城堡所在之处的标志——也没有。从大路到村里去要经过一座木桥,K在桥上站了很久,仰视着空空洞洞的天宇。”(3: 3) K当晚只得寄宿在桥边客栈。第二天一早K就走出酒店,“他在明澈的空气中看清了城堡的轮廓,且由于那层山上处处皆是的薄薄的积雪把任何物体的形状都勾勒出来,形状益发明晰可辨了”(3: 8)。于是,他看准城堡朝前走去。“走着走着他发现,这条同时是村子主要街道的大路并不是通到城堡所在的山上去的,它只通到城堡近处,虽然眼看快到山脚下了,却像故意作弄人似的在那里拐了弯,然后,尽管沿它走下去并不会离城堡越来越远,却怎么也无法再接近它一步。”(3: 11)通往城堡的路被大雪覆盖着,且绕来绕去,K累得满身大汗,再也走不动了。K自称是城堡聘请的土地测量员,但没有人承认,事实上城堡以及附属城堡的村子里的土地已经测量过许多遍了,因此这里根本就不需要土地测量员。K作为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只得滞留在村子里,既不能进入城堡,也不属于村子里的人。

如此看来,城堡的核心意思就是目标无法抵达,理想不能实现。“未到达、未能到达目标是卡夫卡的反复出现的主题,其中,一些元素是固有的。他所有的故事都是‘反童话’,记录了主人公没有能力达成探寻:约瑟夫徒劳地在法庭上寻找机会,土地测量员在联络城堡的过程中一再遭遇失败,乡下人被遗弃在法律门外,一群工人为了无法建成的长城而辛苦劳作,寻求真相的狗进行着无法成功的调查……”(Bloom, 2010: 179)这正如卡夫卡的那句名言:“目标确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乃踌躇也。”(4: 5)目标就是城堡,而抵达城堡的正确道路却从来就没有。因此,城堡不过是你心中的目标和理想。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不同的目标和理想,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目标和理想。只是在卡夫卡这里,目标和理想虽然美好却永远也无法达到或实现。

2 城堡:身心开放的写作

人生的目标和理想,对于卡夫卡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写作了。具备最好的写作环境,进入良好的写作状态,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这应该就是卡夫卡内心深处的“城堡”吧。卡夫卡在上中学时就立下志向:一生致力于写作。写作就成为他的人生目标,心中的“城堡”,这一图像日后越来越坚定清晰。1903年11月9日,卡夫卡在给他中学的朋友波拉克的信中写道:“我的处境是:上帝不愿意我写作,然而我偏要写,我必须写。”(6: 15)写作成为卡夫卡的生存目的,而且愈来愈坚定:“我写作,故我存在。”“他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宗教。”(布鲁姆, 2005: 364)写作是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卡

夫卡为了写作甚至拒绝了友谊、爱情、婚姻和家庭。他曾三次订婚,但最终却没有结婚;他将创作看得高于一切,但却很难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1913年8月28日,卡夫卡给菲莉斯的父亲卡尔·鲍尔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把全部生命都献给文学,这个方向我认真地坚持到了三十岁,倘若我离开它,自己也就不存在了。我之为我或不为,原都在此。”(8: 361)

写作是卡夫卡生命中的一切,没有了写作,卡夫卡的生命立刻就会枯萎变质。“文学就像是支撑起身体的魔鬼,一旦魔鬼被驱逐,身体顷刻之间就会瘫倒。”(施塔赫,2022: 407)卡夫卡一再强调,写作不是他的业余爱好,不只是兴趣而已。卡夫卡说:“就连所谓‘艺术方面的兴趣’也不对,甚至可以说是所有这些错话里面错得最离谱的一个。我没有文学的兴趣,我是由文学所构成,我不是其他的什么。也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8: 350)他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也不是因为写作而生活,而是他的生活就是写作。卡夫卡“什么都不相信,只信任身为作家所订之约”(布鲁姆,2018: 310)。

卡夫卡将写作视作生命,但他终究是一位业余作家。卡夫卡不能将写作当作职业,职业是赚钱养活自己的手段,不能当作生活的目的。如果生活的目的是写作,那就一定不能依靠写作来赚钱,这样就玷污了生活的目的。目的也就变得不纯洁了,不纯洁的目的不可能是一种高远的目的。因此,卡夫卡对择业的要求是:“这个职位不得与文学有任何联系;以文学为挣钱的职业在他的心目中是剥夺文学创作的尊严。挣钱职业和写作应该绝对分开,二者的‘混合’,比如记者的行业,亦为卡夫卡所否定。”(勃罗德,1997: 74)卡夫卡是一位真正纯粹的作家,纯粹的作家绝对不可以是专业作家,因为作家一旦成为专业,也就不再是纯粹的了。因为命中注定是一位纯粹的作家,卡夫卡为了纯粹的写作需要“离群索居”,但是,这不是“一个隐居者的离群索居,而是一个死者的孤身只影。这种意义上的写作是深沉的睡眠,也就是死亡,而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一个死者从坟墓里拉出来,人们也不会夜深人静时把我从写字桌旁拉走”(9: 155)。1913年1月14—15日卡夫卡在致菲莉斯的信中描绘了自己写作环境的理想状态,他说:“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从什么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毫不费劲!”(8: 176-177)卡夫卡最理想的写作环境就是在地窖里的最里面的一间,不受任何人打扰、没有任何干扰地潜心写作,这样才能将他内心的东西挖掘出来。这种寂静的地窖里的写作环境就是卡夫卡想象中的“城堡”。

卡夫卡对自己的创作成果很少有感到满意的时候,他对自己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不满意,因此才会在生前立下遗嘱,让朋友布罗德将那些他不满意或者不甚满意的手稿一把

火都予以焚毁。当然也有例外,1912年9月22至23日夜间,卡夫卡一气呵成创作完成了短篇小说《判决》:“当故事情节在我面前展开时,我处在极度的紧张和欢乐之中……这才是写作的唯一方式,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只有像这样完全身心开放……写作期间我的情绪是:高兴。”(5:198)卡夫卡有了自己满意的第一篇作品。卡夫卡一反常态地急不可待地将小说朗读给他的妹妹及所有的朋友听。一个月后,当威利·哈斯邀请卡夫卡公开朗读他的作品时,他欣然应允,并坦言朗读《判决》将给予他最大的快乐。1917年卡夫卡在楚劳的日记本上写道:“我又像创作《乡村医生》那个集子那样暂时感到满意了。这是因为只有当我把世界升华为纯粹、真实和永恒的时候,我才能够得到这样的(非常罕见的)幸福。”(Kafka, 1989: 389)这是卡夫卡对文学创作的意义和目标的最有名、且最言简意赅的评论之一(史塔赫, 2017: 189)。这就是说,卡夫卡也有过对自己作品满意的时刻,这个时刻应该就是K最接近于城堡的时刻。卡夫卡说:“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4:4)卡夫卡就是那只被笼子寻找到了的鸟,笼子就是卡夫卡那永远挥之不去的创作宿命,就是卡夫卡内心深处不可摧毁的“城堡”。

3 城堡:骑士歌手的情歌

“城堡”就是“目的可望而不可即”,这个目的也许就是理想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这座理想的城堡每个人渴望得到,不过在卡夫卡那里主要是理想的恋爱对象和订婚对象。卡夫卡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家庭,但他的恋爱生活并不单调,简直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惊心动魄。

与卡夫卡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主要有以下四位:菲莉斯、尤丽叶、密伦娜和朵拉。“卡夫卡敏锐地捕捉到了她们的形象、激情、气恼、苛刻和恐惧,以至于她们成了他当着我们的面所拍摄的影片中的明星。”(杜瓦尔, 2014: 232)这四位女性中除尤丽叶外都与卡夫卡创作的三部重要作品密切相关。卡夫卡的《判决》是写给菲莉斯的;《城堡》是写给密伦娜的;《地洞》则是写给朵拉的。卡夫卡因为与菲莉斯解除婚约写了《诉讼》;与密伦娜分手写了《城堡》;与朵拉在柏林同居并共同生活写了《地洞》。当然,《城堡》的创作与尤丽叶也不无关系。她在《城堡》中化身为阿玛利亚,她拒绝了城堡大官索尔替尼的要求,从而导致全家厄运缠身。

菲莉斯并非卡夫卡的初恋女友,但却是卡夫卡第一次认真考虑与她订婚的女友。卡夫卡认识菲莉斯时她是柏林某公司的职员,24岁。卡夫卡与菲莉斯恋爱五年,有过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的经历。卡夫卡最初与菲莉斯恋爱时曾哀叹目的不可能达到。他将自己比作一个攻克不下城府的“可怜的将军”,而菲莉斯则像生活在“另一个地球上”。卡夫卡对菲莉斯说:“我害怕我们手拉着手走过整个世界,看上去亲如一人,但到头来全为虚幻泡

影。简言之,我害怕的是,虽然你可能冒着危险深深弯下腰来靠近我,而我却还是永远被拒于你的门外。”(8: 266)菲莉斯仿佛就是卡夫卡感情恋爱的“城堡”。艾利希·海勒在《致菲莉斯情书》的前言中写道,卡夫卡的情书和他本人都是“文学”,“这些信有一点是与骑士爱情歌手相同的,即被歌颂的对象并没有‘真正的’地被追求着”(9: 397)。“即没有‘真正地’希冀被歌颂者为妻”(9: 166),骑士歌手的情歌因此可以永远唱下去。如果说菲莉斯就是卡夫卡理想的“城堡”的话,这座“城堡”原本就是永远不可抵达的。菲莉斯离开卡夫卡后嫁给了柏林的一位银行家。她随后辗转漂泊,定居美国,但她细心地保存了卡夫卡写给她的500多封信,这些信达25万字之多。这些信被认为是卡夫卡的唯一一部真正完成了的长篇小说。菲莉斯与卡夫卡交往时间最长,受伤害也最深。卡夫卡一度将菲莉斯看作是奇迹,或至少希望她是奇迹。这个奇迹就是能够给他提供安静写作环境的“城堡”。

与菲莉斯解除婚约一年半后,卡夫卡认识了捷克犹太姑娘尤丽叶·沃利切克。她是布拉格鞋匠、镇上的犹太教堂仆役的女儿,出身比较低微。但尤丽叶青春漂亮、身材婀娜、善解人意、乐观向上,应该属于卡夫卡理想中的妻子形象。1919年卡夫卡与尤丽叶订婚,随后甚至准备共同生活。1919年秋天,就在距离卡夫卡与尤丽叶的婚礼还剩48小时,他们得到一条消息,他们已经说定的那套公寓,房主给了另一个有意的人。于是,婚礼被取消了,无限期地延期。尤丽叶的姐姐克特·内特尔建议妹妹立即与卡夫卡分手。“当一个人因为外在的偶然事件就如此荒唐地逃离正轨,那么说明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当真。”(施塔赫,2017: 233)如此看来,尤丽叶只能算是卡夫卡恋爱中的一座重要驿站,算不上真正的恋爱“城堡”。

1920年1月4日卡夫卡收到密伦娜·耶森斯卡的来信,她准备将卡夫卡的《司炉》翻译成捷克语。随后卡夫卡与密伦娜迅速进入热恋期。此时密伦娜是有丈夫的,她的丈夫名为恩斯特·波拉克。不过他们夫妻感情已出现严重裂痕。卡夫卡与密伦娜的关系发展简直是爆炸式的,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经过热身阶段就直接热恋了。他们之间说话没有摸索、试探,而是直截了当,不再拐弯抹角。他们一开始是以书信的方式来往。卡夫卡一遍又一遍地读密伦娜的来信,“倾听那些语言的音调——弦内之音和弦外之音。他将信纸摊在面前,用脸颊去感受它们。他当然清楚这样以他夜晚的睡眠为代价的享受是‘无意义的’”(施塔赫,2017: 273)。卡夫卡对于纯粹的、符号式的强烈感情达到了一种贪婪的程度,这个时期的密伦娜完全成了他心中理想的情感寄托的“城堡”。

后来卡夫卡与密伦娜有过多次见面,最终密伦娜认识清楚了当前的现实。她打算离开她的丈夫,她的这种态度使她在与卡夫卡的关系中不可能创造什么奇迹。而卡夫卡显然不能满足于这种关系,他后来一再要求密伦娜不要再给他写信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权利再在文学与生活中做一次选择了。卡夫卡终于明白,她与密伦娜的爱情已经走到了尽

头,他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家庭。密伦娜这座“城堡”他肯定是无法抵达的,原以为越走越近,最后发现离“城堡”反而越来越远。1921年4月,卡夫卡与密伦娜的爱情关系行将结束或已经结束时,卡夫卡开始写作《城堡》。布罗德认为:“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弗丽达’之身出现的……那位神秘的先生克拉姆,在他身上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Brod, 1960: 220)所以,有专家认为,《城堡》中的弗丽达就是密伦娜,她的丈夫波拉克就是小说中的克拉姆,而阿玛利亚则是与卡夫卡第三次订婚的尤丽叶。

1921年4月中旬卡夫卡在给布罗德的信中写道:

有一半姑娘的身体引诱我,我寄予希望的那个姑娘的身体根本不诱人。只要她(F)摆脱我,或者只要我们是一个人(M),这只是来自远方的威胁,说远也根本不远。一旦发生任何一件小事,就完全破裂。为了我的尊严,为了我的高傲,显然我(虽然他看上去还如此恭顺,是一个点头哈腰的犹太人!)只能爱高高在我之上、我够不到的东西。

这自然就是整体的核心,这整体可怕地增长着,直到叫人“恐惧得要死”。(6: 330)

这里的M就是密伦娜,F就是菲莉斯。卡夫卡试图在这里彻底清算他与她们之间的爱情关系。在卡夫卡看来,他的爱总是高高在上,他够不到。目标不能说没有,但抵达目标的道路却找不到。虽然努力抵达目标,但目标即便近在眼前,也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卡夫卡的《城堡》就是这一失败情感的总结,“城堡”不过是他在情感上想得到却又无法获得的象征符号。

当然,也有人指出,在所有这些女性中,卡夫卡“最在意、最爱的女人,不是密伦娜,也不是朵拉,而是他最小的妹妹奥特拉”(杜瓦尔, 2014: 233)。卡夫卡与妹妹奥特拉的关系非同寻常。“当他与她在一起的时候,却可以完全沉迷于孩童般的欢快的情绪中,他戏弄她、故意在她不多的空闲时间里打扰她们——而这是他不曾对最亲密的布拉格的朋友做的。”奥特拉曾对未婚夫表示,哥哥在她心目中的位置:“只要他高兴,我就开心。”(施塔赫, 2017: 204)1920年7月15日,卡夫卡心爱的妹妹奥特拉结婚了。卡夫卡感觉从此就失去了这个妹妹,奥特拉则向卡夫卡保证,他不会失去任何东西。1920年7月25日卡夫卡在给奥特拉的明信片上写道:“我完全清楚,我什么都没有失去,难道在婚礼之后,你会失去你的耳朵吗,还是说,尽管你还有耳朵,而却不让我摆弄它们了?这就是了。”(7: 233)尽管还是原来的亲兄妹,但毕竟亲密的程度不一样了。卡夫卡感觉奥特拉代表了某种理想的亲情关系,这是一座情感的“城堡”,卡夫卡离它也越来越远了。

4 城堡:犹太人的“迦南之地”

作为一个犹太裔作家,漂泊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自己的归属之地,

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归属之地、这个家就是卡夫卡的灵魂安放的“城堡”。“引人注目的是,他(K)经常追忆他的家乡,为了他的斗争,他离开了家乡;他多次宣称,他决心在村子、在异乡建立一个新家。”(Müller, 1994: 275)犹太人是一个流散的民族,他们流散的历史悠久。对于这些远离故土,在全世界流散的犹太人而言,保留犹太人身份就是他们心中的“城堡”。“那受磨难最重、遭劫掠最多、被剥夺权利最甚的犹太人,包括那些被迫改信的犹太人,无论身处什么时代,都在其民族及宗教认同中寻求慰藉——哪怕‘身外’的损失再大,他们依然保持犹太人的身份。”(施塔赫, 2022:408)犹太人无论身处何处总是难以忘怀他们的犹太身份。

卡夫卡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具有犹太特征的人。卡夫卡作为犹太人的身份,“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民族意义上的身份”(布鲁姆, 2018: 306)。“犹太人作为社会中的陌生人、不受欢迎的人、被以怀疑眼光看待的人、多愁善感的人,想要适应社会,却又总是遭到敌视。”(昆·延斯, 2005:288)虽然从父辈起就生活在布拉格,但卡夫卡在布拉格并没有家园的感觉。卡夫卡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这另一个世界里的居民,这另一个世界与平常世界的关系就如荒漠与耕地的关系(我现在从迦南浪游出来已是四十岁了,看来是作为外国人归来,我自然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尽管如此,我肯定是不可想象的吗?我是肯定找到了来这里的路吗?我要是能不是因为‘放逐’在那里,并由于受拒绝的牵连被压死在这里的边界上多好啊……‘也许我可以留在迦南’,但我早已身处荒漠,这只是绝望的幻想,尤其当我在那里(荒漠)成为所有人当中最痛苦的人的时候,迦南必然是唯一的希望之乡,因为第三故乡对于人类是不存在的。”(5: 377)卡夫卡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放逐者、流亡者,找到回家之路就是他的精神家园,就是他心中的“城堡”。“他就是从这块土地上被放逐出来的。尽管如此,这却是一个不想放弃父辈土地的在荒漠中流亡之人;他是一个孤独的作家,但又是一个犹太人。”(昆·延斯, 2005: 315)迦南之地就是卡夫卡心中可以遥望但却难以企及的“城堡”。

法国当代哲学家布朗肖说:“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首先有一种以文学索求取代宗教要求的意向,而后(尤其到了后期)则是一种以其宗教经验取代其文学经验的倾向,以相当混淆的方式彼此融合(穿越信念之荒漠前往不再有沙漠之中的信念,然而这是他能拥有自由的另一个世界)……卡夫卡重提,对他而言,人别无选择,要不在迦南地附近,要不在荒漠的另一个世界附近寻找应许之地,他强调着,‘因为,对人来说,并无第三个世界’。确实没有第三个世界,或许应该谈得再多一点,也许应该这样来说,对一个琢磨其艺术并且寻找艺术之源的艺术家(此人,也是卡夫卡的理性)而言,‘诗人’恐怕甚至不生存于这个唯一世界里,因为,对他而言,他只生存于域外,只生存于永恒的涓涓不息中。”(布朗肖, 2014: 184-185)城堡就是卡夫卡的应许之地,也就是域外之地,并非普通人可以抵达的地方。

这也就是说,《城堡》表现了人的无家可归、无所归属的生存状态和基本属性。“《城堡》这部作品旨在描写一个人,即土地测量员 K 想在一处以前‘从未有人居住过’(恩斯特·布洛赫语)的地方获得居住权,也就是说,他想居住在一个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相互和解的世界里。”(昆·延斯, 2005: 311) K 就是一个充满焦虑和恐惧的人物。海德格尔说,焦虑就是“无家可归的状态”。“在畏中人觉得‘茫然失其所在’。此在所缘而现身于畏的东西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在这话里表达出来了;无与无何有之乡。但茫然失其所在在这里同时是指不在家(无家可归, unheimlich)。”(海德格尔, 1987: 288) 无家可归的焦虑导致归家心切的渴望。《城堡》的主人公 K 为进入城堡,争取社会承认,自始至终不懈地斗争,尽管几乎没有任何希望和可能,但也从不屈服,绝不放弃。K 目标虽有,却无路可循,但是并不放弃寻找、探索和奋斗。

《城堡》描写的是“一个在陌生国度的人徒劳地寻求工作和家庭安定幸福的故事”(布朗肖, 2014: 203)。“K 就像一个新型浮士德,他不受强烈的欲望驱使,也不想了解所谓终结知识,只希望有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一个安全的小家和一份稳固的工作,能被人接受。”(库切, 2010: 109) 而在这一寻求过程中,寻求本身渐渐成为目的,以往的目的则变成了手段。也即是说,进入城堡已经不再是目的,“进入城堡的努力和过程”变成了目的。所以,每当 K 有机会留在村庄或接近城堡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而使他离城堡愈行愈远。K 一辈子孜孜以求的就是进入城堡,在城堡或者在附属于城堡的村子里定居下来,但城堡的形象却越来越模糊。“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这个家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城堡”。

5 结语

卡夫卡《城堡》的寓意就如一座迷宫,或者说一座迷宫式城堡。探寻《城堡》的最终意义就像 K 试图进入城堡一样,最后必然以失败而告终。《城堡》是一部关于失败的小说。卡夫卡也认为,《城堡》就是一个失败,然而,“卡夫卡的《城堡》将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地继续失败下去”(布鲁姆, 2018: 314)。《城堡》本身又构成一座意义丰富多变并充满悖论的“城堡”。美国学者考夫曼说:“当我们一读再读《城堡》一书的开头,并把它和印在书尾的变化多端的开头相比较,事情就变得十分的清楚,那就是卡夫卡用尽他的方法去排斥单一注释的任何可能性。暧昧就是他的艺术本质。”(考夫曼, 1987: 122)《城堡》既在排斥注释,又在呼唤注释。说到底,卡夫卡的《城堡》既欢迎你进来,也并不介意你一直在城堡外面徘徊。

参考文献:

- Bloom, Harold. 2010. *Bloom's Modern Critical Views: Franz Kafka* [M].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 Brod, Max. 1960. *Franz Kafka* [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Kafka, Franz. 1989. *Tagebücher 1910—1923* [M].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Müller, Michael. 1994. *Interpretatione; Franz Kafka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M].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 勃罗德. 1997. 卡夫卡传 [M]. 叶廷芳,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布朗肖. 2014. 从卡夫卡到卡夫卡 [M]. 潘怡帆,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 布鲁姆. 2005. 西方正典 [M]. 江宁康,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布鲁姆. 2018. 小说家与小说 [M]. 石平萍,刘戈,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丹穆若什. 2024.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 [M]. 宋明炜,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迪亚曼特. 2012. 卡夫卡最后的爱 [M]. 张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杜瓦尔. 2014. 恋爱中的卡夫卡 [M]. 彭怡,译. 深圳:海天出版社.
- 海德格尔. 1987. 存在与时间 [M]. 陈映嘉,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卡夫卡. 2015. 卡夫卡全集 全9卷 [M]. 叶廷芳,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引自该书的内容仅标注卷号和页码).
- 考夫曼. 1987. 存在主义 [M]. 陈鼓应,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库切. 2010. 异乡人的国度 [M]. 汪洪章,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 昆·延斯. 2005. 诗与宗教 [M]. 李永平,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罗伯逊. 2008. 卡夫卡是谁 [M]. 胡宝平,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施塔赫. 2017. 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 [M]. 董璐,译.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施塔赫. 2022.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 [M]. 黄雪媛,程卫平,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叶廷芳. 1988. 论卡夫卡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re is a Castle in Everyone's Heart: Commemorating the Centenary of Franz Kafka's Death

ZENG Yanbing

Abstract: Franz Kafka passed away a hundred years ago, yet he left behind an abundant and profound literary legacy to the world. Kafka constructed a magnificent literary castle during his short life. This castle is a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that exists in the heart of each individual. Writing with an open mind and composing satisfactory works is the castle deep within Kafka's soul. The castle is also a long love song sung by the knightly singers, who passionately compliment love but can never reach its end. The castle is the promised land and homeland for Jewish people, and it serves as a safe haven and stable job for ordinary individuals as well. The castle is like a labyrinth. A castle with diverse meanings and paradoxes is a novel about failure.

Key words: Franz Kafka; *Castle*; Symbol; Chivalric Love Song; Jewish Homeland

责任编辑:冯革